

汉字受容与朝鲜文的产生*

俞晓红

[提要] 早在5世纪时,朝鲜半岛已开始将汉字用于记录朝鲜语。在汉字受容过程中经历了以汉字借用为主的借字表记阶段和创制训民正音字母的音素文字阶段。借字表记阶段所使用的文字与符号,为训民正音字母的创制奠定了语音学基础并提供了字形来源。这两个阶段所产生的借用汉字、仿制汉字、口诀略字、口诀符号及训民正音字母等5种文字及符号都深受汉字影响,同时又具有创新性。

[关键词] 汉字受容 民族文字 借字表记 训民正音

文字受容是指一种外来文字进入使用另一种语言的民族后,经过异语言文化环境的内部吸收与转化,形成该民族日常语言记录手段的过程。汉字受容是汉字传入的下一阶段,是汉字适应不同语言文化环境的发展变化过程。关于朝鲜半岛汉字受容和民族文字产生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多见于对汉字传播或汉字文化圈文字的综合考察,如陆锡兴(2018)、王锋(2003)、李华(2013)、周有光(1998)等。这些研究以不同的视角从整体上论及了朝鲜半岛受汉字影响而产生的民族文字,但仍有拓展空间。本文拟重新梳理朝鲜半岛的汉字受容过程,并从文字学角度全面讨论汉字受容后产生的朝鲜民族各类文字与符号,分析汉字受容与朝鲜民族文字产生的关系。

一 汉字受容与朝鲜半岛的文字发展阶段

汉字在公元前就已进入朝鲜半岛,之后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古代朝鲜文人口说朝鲜语,书写的却是汉语文言文,成为十分独特的一类双语者。长期的言、文悖离使他们开始真正受容汉字,逐步探索利用汉字记录朝鲜语的方法。汉字为适应朝鲜语的记录需求而开始发生改变的时间应不晚于5世纪。考古发现,在朝鲜半岛5世纪的汉文碑文中有用汉字记录的朝鲜语专有名词。尽管这些记录仅限于部分词汇,但这一尝试迈出了汉字表音化的第一步。6世纪,在朝鲜半岛城壁石刻上出现了以朝鲜语语序排列的朝鲜语式变形汉文,所记内容多为发愿誓记文,通常被称作“誓记体”。8世纪朝鲜半岛的文献中开始出现借用汉字字音或训读音记录的朝鲜语的“吐”,即朝鲜语的语法形态,此后对“吐”的记录越来越丰富。10世纪后已基本可借用汉字表达较完整的朝鲜语句子。在记录朝鲜语句子时,除一些专有名词外,词汇部分主要为表意字,通常从汉字中直接借取或训借汉字;“吐”的部分则往往为表音字,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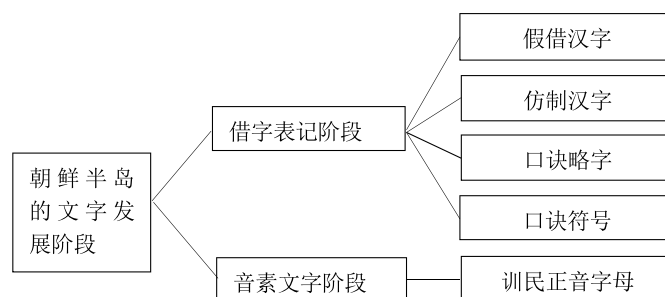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朝鲜半岛汉字受容与变用的考证研究(18YJC740134)”、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2017ZSTD015)、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言符号学科创新团队(KY3010570)的资助。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汉字的读音或训读音。随着朝鲜语记录需求的扩大，古代朝鲜人还模仿汉字造字原理自创了一些仿制汉字，主要用于记录专有名词。以借用汉字为基础的朝鲜语记录方式统称为借字表记（俞晓红 2018a, 2018b）。但是，由于朝鲜语和汉语的语言类型存在很大差异，借字表记难以完整、精确地记录朝鲜语，因而 15 世纪时，朝鲜人在已积累的文字理论和汉语音韵学知识的基础上，创制了一种纯粹的表音文字——训民正音，即朝鲜文。

纵观朝鲜半岛的汉字受容过程，可将朝鲜民族文字发展阶段一分为二：第一阶段为借字表记阶段，该阶段产生了以汉字借用为基础的借字表记；第二阶段为音素文字阶段，该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创制出了训民正音。

对于借字表记阶段的文字，传统的分类体系将其划分为固有名词表记、吏读、乡札和口诀 4 类（이기문 2006:56-71）。固有名词表记用于记写朝鲜语专有名词，表记符号主要借用已有汉字，同时自造一些仿制汉字作补充，这些仿制汉字被称为“朝鲜固有汉字”。其余 3 类借字表记则用于记录朝鲜语句子：吏读用于记录行政文书和记事文等实用文体；乡札用于记录乡歌（朝鲜半岛的韵文体文学作品）；口诀用于汉文典籍文献的译解和诵读，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翻译文体。口诀的特征是在汉文典籍原文句读间加注代表朝鲜语“吐”的文字或符号，在保留汉文典籍原文的前提下，将其译为朝鲜语或接近朝鲜语的朝—汉混合语。口诀添加的文字符号共有 3 套：一为借用汉字，借汉字的读音或训读发音表记朝鲜语的“吐”；二为经过简化处理的汉字略字，这是一种变形汉字，与朝鲜固有汉字有所不同；三为点线形的新型符号，可称为口诀符号（参见俞晓红 2020）。事实上，将借字表记划分为以上 4 类只是在记录对象和文体用途上的区分，其汉字借用原理基本一致。若从文字形成机制来看，这一阶段所形成的用于记录朝鲜语的文字及符号可分为借用汉字、仿制汉字、口诀略字以及口诀符号等 4 类。音素文字阶段所产生的文字正式名称为“训民正音”，俗称“谚文”，是一种拼音文字。

尽管借字表记先于训民正音，但后起的训民正音并没有完全替代借字表记，两者长期并存并用。借字表记所创制的一些符号对训民正音的创制有重要的影响，它不仅奠定了训民正音的语音学基础，而且为训民正音提供了字形。朝鲜半岛的文字发展阶段及各阶段出现的文字符号类型如图 1 所示。



二 汉字受容后朝鲜半岛产生的文字与符号

（一）借用汉字

借字表记对汉字的借用方式主要是借汉字的字形，但读音和功用却异于原汉字。综合读

音与功用方面的转变，其汉字变用方法可归纳为 5 类：1) 既借汉字读音又借汉字字义的“音读表意字”；2) 借汉字读音来表朝鲜语语音的“音读表音字”；3) 借汉字字义来表朝鲜语词义的“训读表意字”；4) 借汉字训读读音来表朝鲜语语音的“训读表音字”；5) 借汉字音重复表示前字末音的“末音添记字”^①（俞晓红 2018b）。11 世纪的乡歌作品《均如传·普贤十愿歌》中《礼敬诸佛歌》的首句就包含这 5 种借用汉字的方法：

原文：心未 筆留 慕呂白乎隱 佛體 前衣
 maZAM-Aj put-iro kiri-ʌp-o-n putjə ap-ʌj
 心-GEN 笔-INS 绘-HON-1-AND 佛祖 前-LOC^②

在以心中之笔描绘的佛祖前（마음의 붓으로 그리옵는 부처 앞에）

上例中“心、笔、慕、佛體、前”记录的是朝鲜语的词汇。“心、笔、前”为训读表意字，分别读作古代朝鲜语训读音[mazam]、[put]、[ap]，而汉字原来的意思不变。“慕”字为训读表音字，读作训读音[kiri]（그리-），但意思却是[kiri]的另一个意义“绘、画”，与“慕”字本义无关。“佛體”二字为音读表意字，意为“佛祖”，读作[putjə]，意义与汉语同，读音为朝鲜语汉字音，十分接近汉字原本的发音。其余汉字记录的均为“吐”。其中，“呂”为末音添记字，表示“慕”字训读音[kiri]的末音[ri]，这个字的作用仅为提示前字“慕”的局部读音，为音补。“白”为训读表音字，读作训读音[sʌp/ʌp]，是表客体尊敬的先语末词尾。“未、留、乎、隱、衣”皆为音读表音字，表示朝鲜语不同的语法形态。“未”标记的是前字“心[mazam]”的末音[m]与属格助词[ʌj]连音的音节[mʌj]；“留”标记的是具格助词，读作[ro/iro]；“乎”标记的是人称法词尾，读作[o]，表示动作主体为第一人称；“隱”为定语词尾，读作[in/n]；“衣”为处格助词，读作[ʌj/ij]。一般来说，用于记录朝鲜语词汇的汉字主要为表意字，记录语法形态的汉字则普遍为表音字。

（二）仿制汉字

为方便记录朝鲜语的各类专有名称，古代朝鲜人利用汉字的构件及造字原理仿制汉字，这些字也被称为“朝鲜固有汉字”。陆锡兴（2018:464-466）归纳了朱松植（1987）与段甜（2007）对朝鲜固有汉字造字方法的论述，依据六书的汉字结构分析方法将朝鲜固有汉字的造字类型分为象形、会意、形声、合音等 4 种。此分类法对整体上理解和把握朝鲜固有汉字的造字方法十分有用。本文对前人所论合音字这一造字法进行适当的补充，将其划分为 A、B 两类分别讨论。在仿制汉字时，虽仿六书原理造字但不尽同六书，并有所创新。下面按照表 1 的分类详细分析朝鲜仿制汉字的造字特色。

表 1 朝鲜仿制汉字的类型与示例

造字类型	示例	读音	注释
象形字	𠄎	[ʃə]	意为“箸”，象筷子之形。
	𠄎	[ma]	意为“锤子”，象锤子之形。
会意字	畚	[tap]	意为“水田”，由“水”“田”二字会意。

^① 该用法实际上是将汉字用作“音补（phonological complement）”，这类字本身不发音，只是用于提示相邻字符的发音。

^② GEN: genitive (postposition) 属格助词；INS: instrumental (postposition) 具格助词；HON: honorific (pre-final ending) 敬语先语末词尾；1: first person (pre-final ending) 第一人称先语末词尾；AND: adnominal (ending) 定语词尾；LOC: locative (postposition) 位格助词。

	太	[tæ]	意为“大豆”，由“大”“豆”（“豆”的略字）二字会意。	
形声字	岾	[fɔ̃m]	意为“岾，岭”，“山”为意符，“占”为声符。	
	鱻	[sam]	意为“马鲛（鱼名）”，“鱼”为意符，“麻”为声符。	
合音字	A类	柰	[mal]	意为“大奈末（新罗官职名）”，省略“奈”字，合“大”“奈”“末”三字读音的朝鲜语意义为字义。
		柰	[tiŋ]	意为“大等（新罗官职名）”，合“大”“木”（“等”的略字）二字读音的朝鲜语意义为字义。
	B类	𪛗	[sos]	合“小”的朝鲜语汉字音[so]与借字表記中“叱”的发音[s]。
		𪛗	[kil]	取“文”的训读音[kil]，“乙”为其音补，提示末音[i]。
		𪛗	[s*ɪ] ^①	取“種”的训读音，“叱”为音补，提示头音[s*]。
		𪛗	[tuŋ]	合“斗”的朝鲜语汉字音[tu]与训民正音“ㅇ”的发音[ŋ]。

在朝鲜固有汉字中，象形字仅有表1所示“𪛗”“𪛗”两例。会意字数量也并不多，如“畚”字，汉字中无此字，但依据其意符就能猜出是“水田”之意。“畚”最初应是读作朝鲜语的[non]，后根据字形近似的汉字“沓”取音[tap]。会意字“太”颇有争议，因汉字中有该字形，因而多数研究者并不将其纳入朝鲜固有汉字中；但意为“大豆”的朝鲜固有汉字“太”却不同于汉字中的指事字“太”，字义与字形来源均不同，为异源同形字。朝鲜固有汉字“太”起初是“大”与“豆”二字上下合成的会意字，后“豆”字使用草体书写，形似“之”，最后省略为一点（남풍현 1989）。“太（大豆）”字，起初应是读作朝鲜语的[koŋ]，后依据汉字同形字“太”取同音[tæ]。由于形声造字法能产性较强，仿制形声字数量较多。仿制形声字的意符部分取字方法与汉字并无不同，然而声符部分却有二种取音法：一种取其朝鲜语汉字音，如“岾”，意符为“山”，其发音是取声符“占”的朝鲜语汉字音[fɔ̃m]；另一种取其朝鲜语训读音，如“鱻”，意符取“鱼”字，其发音则是取其声符“麻”的朝鲜语训读音[sam]。

仿制汉字中的合音字造字方法不同于六书造字法，分为A、B两类。A类字主要形成于高丽时期以前，B类字的产生时期则应是在15世纪朝鲜文创制以后，两者区别较大。

先看A类合音字。如“柰”字，段甜（2007）将其归入会意字，然而若将其看作两个意符的结合，从字面上根本无从推知其字义，因其字义与“大”“末”两字的字义无关，却与其字音拼合所表达的朝鲜语意义有关。“柰”为新罗时期的一种官职名，朝鲜语读作[tænama]，汉字音译为“大奈末”。“柰”省略“大奈末”中间的“奈”字，取首尾二字合为一字，“奈”字虽省，字形却融于“柰”，其发音最初应为三音节，读作“大奈末”。一开始这些字并未固定写在一个字方内，而是有时合为一字，有时分开来写，至后世才固定在一字方内（남풍현 1989）。而“柰”的发音[mal]也应是后世所定，依据其中部首“末”字取音[mal]。“柰”字同理，也是新罗官职名，朝鲜语读作[tætiŋ]，汉字音译为“大等”，将“大”“木”（“等”的草书体略字）两字合为一字，以二字字音组合所表达的朝鲜语意义为字义，后按“等”字取音[tiŋ]。由此可见，A类合音字起初是多个汉字叠合而成，本为表词的多音节字，类似于契丹小字、女真小字，后附会汉字一字一音节规则才成为单音节字，在后世定音时又效仿形声字，

^① 此处[s*]为朝鲜语的齿龈硬擦音。朝鲜语的硬音十分特殊，发音时伴随喉部紧张，以往韩国学界有[ss]、[s']、[s²]等标注方式。本文朝鲜语硬音根据朱晓农（2010:104）的方法标注，统一标以*s号。

取其中一部分作为声符。

B类合音字与A类合音字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些字造字之初就是单音节字，它将两个字拼成一个字，合二字之音为新字之音。从其使用的字符类型来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字与汉字或汉字构件拼合，一类是汉字与朝鲜文拼合。但是，从具体的音节拼合方式来看仍有区分。如“𪛗”字，读作[sos]，拼上下两字之音而成。“小”和“叱”均为口诀和吏读中常用的表音字，“小”字取其朝鲜语汉字音[so]，“叱”取其朝鲜语汉字音音节尾的音素[s]。而“𪛗”“𪛘”二字，看似也是两个汉字拼合而成，但其音节拼合方式有别于“𪛗”字。“𪛗”字读作[kil]，是上字符“文”的训读发音，而下字符“乙”在口诀和吏读中常被用作表音字，音值为[l]，在此并不发音，只是提示上字“文”训读音的尾辅音发音，因而“乙”在构字上是一种音补。“𪛘”也属于同一类造字法，它的读音为[s*i]，也就是取上字符“種”的训读音[s*i]，下字符“叱”并不发音，只是用于提示“種”的头音为硬音。这种音补较为特殊，所提示之音并非其他字的局部音素，而是一种语音特质，在这里是提示上字的头辅音具有[+tense]（附加喉部紧张）的硬音特质。用“叱”字符来提示其他构成字符头辅音发作为硬音的字还有“𪛙/𪛚[t*oŋ]”“𪛛/𪛜[p*un]”等，但这二字与“𪛘”字又略有不同，“𪛘”字中“種”字训读音的头辅音本为硬音，而“𪛙/𪛚”“𪛛/𪛜”这两字构字中的“同”和“分”本身发音为[toŋ]和[pun]，并非硬音，与“叱”相结合，二字头音变为硬音[t*]和[p*]。

（三）口诀略字

口诀略字属于一种变形汉字，用于口诀表记中，主要在手写记入“吐”时使用，约有70余字（俞晓红 2020）。口诀略字在借用汉字基础上产生，略字与其来源汉字相比，仅简化了字形，用法与借用汉字一致。字形简化方式是或取汉字楷书体的部分笔画，或取汉字的草书体，或取汉字草体的部分笔画。当然，对于原本笔画就简单的汉字则保留其楷书体原字形。口诀略字的部分示例如表2所示。表中例字及其来源汉字均源自황선엽（2009）首页中收录的释读口诀所用口诀字目录，括号内为其来源字形，注音为其朝鲜文注音的国际音标转写：

表2 口诀略字的字形来源与示例

字形来源	取汉字楷书体全字	取楷书体部分笔画	取汉字草书体全字	取草书体部分笔画
示例	白（白）/sʌp/	ㄱ（音）/m/	ㄴ（以）/ro/	ㄹ（良）/a/
	乃（乃）/na/	ㄷ（彼）/tjə/	ㄷ（齊）/tʃja/	ㄴ（爲）/hʌ/
	冬（冬）/tʌ/	口（古）/ko/	十（中）/hʌj/	ㄴ（彌）/mjə/
	毛（毛）/mo/	ㄹ（只）/k/	의（入）/tʌ/	ㄹ（是）/i/

口诀略字仅出于方便手写记入的目的而使用，在正式印刷入正文或写进正文内作夹注时，恢复使用原汉字字形。正因为口诀略字与其原汉字维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不同于仿制汉字，只能将其看作一种汉字的变形体。陆锡兴（2018:463）认为口诀中的略字是依据中原琴谱减字的原理而制作的，本文认为琴谱的减字原理可能只为口诀略字的制字提供了部分思路。事实上，口诀略字与日文“假名”两套字母的造字原理基本相同，既有来自汉字楷体或其部分笔画的，也有来自汉字草书体或其部分笔画的。它与假名有多字字形相同，但来源汉字却不同，如口诀略字“의、ㄹ、ㄴ、ㄹ”的来源汉字分别为“入、只、爲、是”，而假名“の、ハ、ッ、リ”的来源汉字则分别为“乃、八、曾、利”。或有来源汉字相同者，但其

字形简化方式又不同,如“於”在口诀略字中字形简化为“令”,而假名则取其草书体“お”。可见两者在造字上使用了同样的思路,但并未相互借用字形。

(四) 口诀符号

口诀符号是一种与日本汉文训读资料中的“乎古止点(wokoto ten)”极为相似的符号。其用途与口诀略字相同,都是用于汉文典籍原文的译读。很特别的一点是,口诀符号使用角笔记入,角笔是一种使用硬质材料制成的笔具,无色,头部尖锐,在纸上可戳点或划出凹痕。口诀符号完全不同于上述三种汉字式文字,尽管它与汉字、汉文的受容密不可分,却是一种新型的朝鲜语表记方式。其形状来源应是和汉文典籍文本中的句读、注记等各种标示性符号有关,如表示句读的标点符号、注记破音的圈发等。其外形与使用方式跟传统思维中的文字区别很大。首先,其外形为十分简单的点线形,如“·、··、:、一、|、/、二、卜、!、✓、三、:!”等;其次,这种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要依靠其形状和位置两个要素结合起来综合判断。口诀符号只有存在于汉字文本中,并置于汉字方形空间的特定位置时才具有意义,将不同形状的符号记入汉字方形空间内的不同位置就代表朝鲜语中不同的“吐”(俞晓红 2020)。以口诀符号“·”为例,见图2:

法(법은) 法(법을)

图2 口诀符号“·”用法示例

“·”记在汉字“法”字中心位时为朝鲜语表话题的助词,读作[in],与汉字“法”结合起来读作[pəp in];而当“·”处于汉字方形空间外侧的左下角时,则表示宾格助词,读作[iɪ],与汉字“法”结合起来读作[pəp iɪ]^①。

口诀符号所对应的语言单位有时是音素或音节,有时是语素,有时还对应多个语素的结合体。在角笔符号口诀文本中还有一类符号虽然不表示任何语言单位,但对汉文典籍原文的解读也十分重要,有表示读取语序的逆读线,有表示句读标点的句读线,有指示多个字为一个词的合符线,还有界定汉字边框以明确点吐所在位置的边界线,以及明确点吐符号归属汉字的补助线等。这类符号是一种标示性符号。

이승재(2001)整理了符号口诀文本中所使用的标示性符号,图3展示了其中一部分:

边界线	— ^ ~) (单边)
	┌ ┐ └ ┘ (二边)
	┏ ┛ ┝ (三边)
	□ (四边)
补助线) >
句读线	— ~ ┐
合符线	/
逆读线	~ \ (/ \)
包形线	○

图3 符号口诀文本中的标示性符号

^① 在不同文献中,同种形态和位置的口诀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并不统一,有宗派之别。图2所示符号用法是按照周本《华严经》的口诀符号对应方式进行解读的。详细符号对应体系参见박진호(2006)。

仔细观察图3的符号形状就会发现,这些标示性符号包含有朝鲜文辅音字母“ㄱ、ㄴ、ㅇ、ㅇ、ㅇ”的基本字形。俞晓红(2020)曾提出表示“吐”的口号符号形状与初创时期的朝鲜文元音字母的字形也十分近似。

(五) 训民正音字母

15世纪中期,朝鲜半岛出现了一种音素文字,即“训民正音”。根据《训民正音》解例本的说明,训民正音最初共有28个字母,其中辅音(初声)17个字,元音(中声)11个字。这些字的字形同现代朝鲜文略有差异,“ㄱ、ㄴ、ㅇ、ㅇ、ㅇ”5个基本辅音字象“牙、舌、唇、齿、喉”5种发音部位之形,“ㅇ、ㅇ、ㅇ”3个基本元音字象“天、地、人”三才之形。其余字则在8个基本字的基础上添加笔画。尽管解例本详细说明了这些字的字形来源,在解例本的“郑麟趾序”中也提到“训民正音象形而字仿古篆”,但关于朝鲜文的起源问题依然众说纷纭。然而,如上文及俞晓红(2020)所述,训民正音辅音5个基础字“ㄱ、ㄴ、ㅇ、ㅇ、ㅇ、ㅇ”的字形和元音11个字“ㅇ、ㅇ、ㅇ、ㅇ、ㅇ、ㅇ、ㅇ、ㅇ、ㅇ、ㅇ、ㅇ”的全部字形在角笔书写的口号符号及其相关标示性符号中都能找到相同的形状,这绝不是巧合。

训民正音是一种音素文字,但它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同一个发音位置采用不同的发音方式所发出的语音,其对应字形中包含相同的符号形状。如发音部位相同的一组舌音“n/ t/ t*/”采用的字形分别为“ㄴ/ ㄷ/ ㅇ/ ㅇ”,它们都含有基本形状“ㄴ”,在此字之上加划或并写来表示发音方式的不同变化。训民正音字母中有多组同类字符。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训民正音在类型学上属于语音特质文字系统(featural system),那些改变发音方式的短划也被视为字符(Sampson 2015:143)。但是,训民正音字母在语音特质和字符形状之间的关联上缺乏系统性,只是一部分辅音在字形上存在此种联系。

训民正音字母还有一大特色体现在其文字排列规则上。这些字母在拼写朝鲜语时并非线性排列,而是组合成音节字方。音节字方内可无音节尾辅音字母,但不可缺音节头辅音字母。当音节头辅音缺失时,使用“ㅇ”表示音节头零辅音,如“을[ul]”。这应是受到汉语音韵学汉字音节分析方法的影响,因为汉字音节无论有无声母辅音,均有其声类归属。

三 汉字受容方式与训民正音的关系

无论从文字性质还是字形层面上看,训民正音与汉字的差别都十分明显,然而若将训民正音与借字表记阶段的文字及符号联系起来看,其文字形成则与汉字受容密不可分。

(一) 借用汉字与训民正音的关系

在借用汉字中,用于记录朝鲜语词汇的汉字多为表意字,表音字使用较少,且用字并不固定。而用于记录朝鲜语“吐”的汉字基本为表音字,且用字较为固定,这使得一些常用字被逐渐固定下来表达特定的音节或音素,而非语素。这就打破了汉字固有的表意特性,为表音文字形成奠定了基础。如借字表记中常用的“隐”字,可用于表示定语词尾,也可用于表示话题助词。定语词尾“隐”在中世朝鲜语文献中的语素变体就包含 in、an、n 等3种,而表话题助词的语素变体则达5种之多: in、an、nin、nan、n。值得注意的是,在表示[n]音时,音读表音字“隐”不仅脱离了汉字的表意功能,还违背了汉字音节与语素同轨的特点,仅借用了汉字音节中的尾辅音。这一过程要求对汉语音节进行深度分析,尤其是对音节尾辅音的单独析出。除“隐”字外,有不少借用汉字被用来表示朝鲜语丰富的音节尾辅音,如“叱[s]”

“乙[l]”“音[m]”等。这为训民正音的音节三分法奠定了基础，使其把汉语音韵学传统的声韵二分之法进一步发展为初声（辅音）—中声（元音）—终声（辅音）的音节三分之法。

（二）仿制汉字与训民正音的关系

朝鲜半岛的仿制汉字采用了象形、会意、形声及 A、B 两类合音的方法造字。其中象形法对训民正音制字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训民正音》解例本“制字解”中有云：正音二十八字，各象其形而制之。作为一种表音文字，训民正音制字时辅音象发音器官之形，元音象“天地人”三才之形，这是对汉字象形原理的一种继承与创造性发展。

然而仿制汉字与训民正音并非单向的影响关系。首先，B 类合音字的造字方法与训民正音合字法的关系十分微妙。训民正音的音节合字方式在世界文字中都是十分独特的。这一独特性受汉字方块字形及一字一音节特点的影响。事实上，合音造字法在汉译佛经中已有，称为“切身法”。顾炎武（1982:53）《音学五书》之《音论》卷下《南北朝反语》内引赵宦光曰：“释典译法真言中此方无字可当梵音者，即用二字聚作一体，谓之切身。”郑贤章（2004:74-77）整理了《龙龕手鏡》中的切身字，如“𪛗”，注音为“宁也反”，“𪛘”，注音为“名夜反”等。这些切身字均由两个汉字左右相合为一字，前字表声母，后字表韵母（不含声调）。与之相较，B 类合音字同样采用两字合音之法，但却与切身字稍有差别，其合字为上下结构，且合音方式也并非声母字加韵母字，而是上字的整个音节加下字的音节尾辅音，或是一个字的整个音节加一个音补。这是对切身法的进一步扩充，它基于朝鲜语独特的语音体系，与训民正音的合字法不谋而合。因为训民正音在合字成音节时，便是将音节尾辅音字母单独置于下方，而上方则是辅音加元音字母。这种不同于传统反切法的音节切分方式在借用汉字中便已出现，一直延续至仿制汉字与训民正音中。

此外，B 类合音字中有些字用表[s]音的“叱”字来提示硬音读法的方式，如“𪛙[s*ɪ]、𪛚/𪛛[t*oŋ]、𪛜/𪛝[p*un]”，应该是受训民正音的影响。现代朝鲜语中，硬音通常使用双写的辅音字母表示，如 ㅈ[k*]、ㅊ[t*]等。但在 15、16 世纪朝鲜文文献中，硬音多采用 ㅅ[s]与其他辅音字母并写的方式表示，如 ㅅㅈ[k*]（소리[k*ori]“尾”）、ㅅㅊ[p*]（뼈[p*jə]“骨”）等（고영근 2005:31）。这种情况，ㅅ[s]不发音，仅用于表示与其并写的辅音字母读作硬音。综合考虑到 B 类合音字造字中所采用的汉字字符均为吏读和口诀中较为常用的表音字，可推知这类字的造字时期必然较为晚近，因为只有借字表记发展到成熟阶段之后才有可能出现这种造字法。事实上，查证这类字的出处年代也不能证明其造字时间早于朝鲜文。同时，这类字中已使用了朝鲜文字符，因而其造字应是晚于朝鲜文，并逆向受朝鲜文合字法的影响。

（三）口诀略字及符号与训民正音的关系

口诀略字为朝鲜文字形成过程中的一种方案，同类方案成功创造了日文假名。然而在朝鲜半岛，这一方案却并未最终发展为文字，这是由于口诀略字难以准确标记朝鲜语复杂的语音体系。口诀略字用来标记朝鲜语的“吐”，因“吐”的用字并不多，所以能在汉文典籍释读中广为应用。但若用于记录完整的朝鲜语，口诀略字则难以胜任。这类字虽与训民正音的关联性不大，但正因其局限性，才会发展出另创音素文字的新方案。

口诀符号同样用于汉籍文献的释读，但字形却大为不同，为点线形，这源于其独特的书写工具。书写工具对文字外形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楔形文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同于柔软灵活的毛笔，尖锐硬质的角笔更适合在纸上凿点划线。口诀符号的字形特征与初创期的训民正音字母惊人相似，其“吐”表记符号包含了 11 个训民正音元音字母（ㅏ、ㅑ、ㅓ、ㅕ、

·卜、ㄷ、ㄹ、ㅂ、ㅅ、ㅇ、ㅈ、ㅊ、ㅋ、ㆁ) 的字形, 而其标示性符号中又具有 5 个辅音基础字 (ㄱ、ㄴ、ㅇ、ㅇ、ㅇ) 的字形。如此巧合绝非偶然, 训民正音字母最初的外形设计应该是来源于口诀符号。因为这种点线字形不是毛笔容易写出的, 只有角笔这种硬质笔具才能解释其字形, 毛笔书写的笔画绝不会如此线条均匀, 点也不会是这样纯圆的点。后来朝鲜文字形的改变也应该是和书写笔具使用毛笔有关, 原先的圆点形笔画后来全部变成了短线(卜→ㄷ)。至于象形一说, 确有其创新, 但无论是象发音器官之形或“天地人”三才之形, 其最初字形设计的思路应是取自点线形的口诀符号, 然后结合语音学知识和中国古代哲学理念进一步加工而成。

四 结 论

朝鲜半岛从受容汉字并尝试将其用于记录朝鲜语的 5 世纪到朝鲜音素文字产生的 15 世纪, 经历了近千年, 在文字性质层面上经历了表意字、表意表音字混用, 到单纯使用表音文字的过程。在“吐”表记尚未出现的 7 世纪以前, 主要维持汉字的表意性。8 世纪后的借字表记则属混合文字, 词汇部分主要为表意字, 语法形态部分则为表音字, 这一时期朝鲜语对汉字做了表音化改造的尝试。而到 15 世纪后的音素文字阶段, 其文字性质发生了彻底转变。这种转变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到朝鲜语语言类型和语音体系的影响。朝鲜语为黏着语, 其语言中表示语法的黏着语素难以用表意的汉字来表达, 同时朝鲜语复杂的语音体系也很难使用汉字记录。创制音素文字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选择。

汉字受容后产生的朝鲜半岛民族文字在字形层面上经历了汉字借用、仿制、变形到创造全新形态符号的过程。借字表记阶段的文字主要借用汉字的字形, 为便于快速手写, 也将汉字进行简化变形。此外, 为方便记录本土固有名词, 还将汉字构件重新组合成仿制新字, 其造字方法既有仿效汉字六书原理的部分, 也有创新之法。而口诀符号是一种依附于汉字文本之上的点线形字符, 其符号形状可能来源于汉文文本中的句读、注记等各种标示性符号。这种符号由于使用特殊的笔具而具有独特的形体特征, 这种形体特征在训民正音中得以继承。

最终形成的朝鲜文尽管在文字性质及字形上与汉字完全区别开来, 但仍受汉字影响深重, 采用汉字式的方块字形。且尽管朝鲜文为音素文字, 但却考虑到了与汉字的兼容性, 根据汉字音节文字的特性, 采用了字母的音节团块状合字方式, 其音节三分法则成形于借用汉字阶段。此外, 与汉字语音分析中声母与韵母两者不可或缺的音节构成体系相一致, 对于音节头零辅音的情况, 朝鲜文中创造了无声的辅音字母“ㅇ”标示音节中头辅音的缺失。

参考文献

- [1] 段 甜. 2007. 《韩国固有汉字分析》, 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 [2] 顾炎武. 1982. 《音学五书》, 北京: 中华书局.
- [3] 李 华. 2013. 《韩日越汉字本土化过程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4] 陆锡兴. 2018. 《汉字传播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5] 王 锋. 2003. 《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汉字文化圈文字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6] 俞晓红. 2018a. 《韩国借字表记的原理与表记方式》, 《韩国语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 [7] 俞晓红. 2018b. 《韩国借字表记的文字特征与汉字借用类型》,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 3 期.
- [8] 俞晓红. 2020. 《汉文典籍朝鲜语读法口诀的类型》, 《民族语文》第 1 期.

- [9] 郑贤章. 2004. 《龙龕手鏡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10] 周有光. 1998. 《汉字型文字的综合观察》，《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11] 朱松植. 1987. 《汉字与朝鲜的吏读字》，《延边大学学报》第4期.
- [12] 朱晓农. 2010. 《语音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 [13] 고영근. 2005. 《표준중세국어문법론》(개정판), 서울: 집문당. (高永根. 2005. 《标准中世国语文法论》(改订版), 首尔: 集文堂.)
- [14] 남풍현. 1989. 《한국의 고유한자》，《국어생활》17. (南丰铉. 1989. 《韩国的固有汉字》，《国语生活》第17期.)
- [15] 박진호. 2006. 《주본 <화엄경> 권제 36 점토구결의 해독》，이승재 외 《각필구결의 해독과 번역 2》에 수록, pp. 69-97, 서울: 태학사. (朴镇浩. 2006. 《周本〈华严经〉卷第36点吐口诀的解读》，载李丞宰等《角笔口诀的解读与翻译2》第69-97页，首尔：太学社.)
- [16] 이기문. 2006. 《국어사개설》(신정판), 서울: 태학사. (李基文. 2006. 《国语史概说》(新订版), 首尔: 太学社.)
- [17] 이승재. 2001. 《부호자의 문자적 의의》，《국어학》38. (李丞宰. 2001. 《符号字的文字学意义》，《国语学》第38期.)
- [18] 황선엽. 2009. 《석독구결사전》，서울: 박문사. (黄善焯. 2009. 《释读口诀词典》，首尔: 博文社.)
- [19] Sampson, G R. 2015. *Writing Systems* (second edition). Sheffield, Bristol: Equinox.

Accepta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Formation of the Korean Script

YU Xiaohong

[Abstract]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accepted and used to record the Korean language dating from the fifth century. During the acceptanc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he Korean writing history goes through two stages, the stage of *Chajapyogi*, where mainl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used to encode the Korean language, and the stage of phonetic writing, where the *Hunminjeongeum* alphabet was devised. The characters and symbols used in the *Chajapyogi* stage establish the linguistic foundation and provide the source of glyphs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Hunminjeongeum* alphabet. Five types of scripts and symbols, including loan Chinese characters, created characters imitating the Chinese ones, *Gugyeol* characters, *Gugyeol* symbols and *Hunminjeongeum* alphabet, which have been used in the two stages, feature a deep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nnovativeness at the same time.

[Keywords] accepta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Korean script *Chajapyogi* *Hunminjeongeum*

(通信地址: 215500 常熟 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